

魅力鹰城 汝瓷之源

叶县风华

◇刘森

汝窑天青釉瓷盖碗和盏托：

难以逾越的宋代宫廷茶饮名器

展柜里，一只鼓腹瓷碗端坐于托盘中心的托腹之上，一旁放置着带有圆形捉手的盏托。

在地处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的宝丰汝窑博物馆里，这套3件物一体的茶具具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汝窑天青釉瓷盖碗和盏托。作为镇馆之宝，它也是该馆珍藏的5件国家一级文物之一。

“托盘中心的托腹是一个凸起的高台，好似莲蓬出水，周边带有细小的层层开片，如同冰裂，十分美丽。底部的大圈足外撇，起到很好的稳定支撑作用，着地面积有5个极小的支钉痕，这样的技术是很难达到的。”9月21日，宝丰汝窑博物馆讲解员胡亚萍说，整个器物温润如玉，质感很强。

这套汝窑天青釉瓷盖碗和盏托造型之精美、色泽之温润，同样让该馆副研究员王团乐赞不绝口：“整个器物呈现出来的是标准的天青色，这样成套的汝窑作品，是传世品中所没有的。最让人惊喜的是盏托的造型，高圈足，盘中间凸起一个圆台，用于放置杯、盏、碗等物，有精美的双层莲瓣形纹饰，通体天青色釉，釉色清淡含蓄，釉面有着很美的开片。”

在王团乐看来，宋朝人饮茶追求平淡幽远、宁静雅致的茶道哲学，这套清秀秀美的汝窑天青釉瓷盖碗和盏托正是展示宋代文化精粹的最佳载体之一。

汝窑天青釉瓷盖碗和盏托珍藏于宝丰汝窑博物馆第二展厅“青瓷典范”。进入展厅，写有中文、韩文的一个标示牌格外引人注目，上面书写着“青瓷典范”“青瓷最高峰”等大字。

王团乐说，宋瓷是中国陶瓷发展

史上承前启后的巅峰，汝窑之所以被后世推为“五大名窑”之首，最重要的原因是其产品所施的淡天青色釉清淡含蓄，满足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追求。

今年53岁的王团乐从事文物考古发掘和汝瓷研究20余年，他说，汝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后期宋徽宗年间，当时建立的官窑专门烧制汝窑瓷器。由于汝窑开窑时间极短，所以传世的物件非常稀少。尽管如此，汝窑瓷器的美学价值和历史意义仍然被广泛认可和赞赏，成为中华传统制瓷著名瓷种之一，代表了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巅峰之作。

“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正是宋徽宗对天青色瓷器的钟爱，才使得汝窑瓷器以清淡典雅的釉色、简洁凝重的造型、温润如玉的质感、特殊复杂的工艺，荣登青瓷烧造历史的顶峰。

“汝瓷是御用品，质量要上乘，烧制出来的瓷器稍有瑕疵就被当场打碎。”王团乐说，而且打碎的占绝大部分，仅有少数被挑选出来送到当时的东京城供奉皇室。这也是汝瓷闻名于世，却传世极少的原因之一。

遗憾的是，由于战争等因素，很长一段时间，后人不知汝窑的踪迹。直到2000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宝丰清凉寺窑址的第六次考古发掘中，发现了烧制天青釉汝瓷的作坊、窑炉和大量残片，才揭开了消失900多年的汝窑的神秘面纱。

让王团乐深为自豪的是，他参与了此次考古发掘。当时的场面他仍记忆犹新：一处民房旁的土层里，发现了近一米



孙海涛 摄

深的碎瓷片坑，“很壮观，很震撼！”

也就是在这次重大考古发现中，包括汝窑天青釉瓷盖碗和盏托在内的诸多文物得以复原问世，震惊国内外考古界。经过多方努力，汝窑博物馆于2014年开工建设，2017年10月19日建成开放。博物馆陈列以“汝窑为魁”为主题，展出考古发掘出的文物近900件，每年吸引大量喜爱汝瓷的中外游客前来参观。

对神秘天青色的孜孜追求，让不少清凉寺人成为汝瓷研发的行家里手。

今年63岁的清凉寺村村民王君子是宝丰县唯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说，他小时候就发现村里地下有不少瓷片，很喜欢这些有光泽的瓷片。经过多年上千次试烧，王君子终于烧出了满意的天青色釉。他烧造的汝窑天青釉瓷盖碗和盏托等汝瓷，得到国内汝瓷专家耿宝昌和叶喆民等人的好评，“艺无止境，我会一直追求，力争烧制更美的汝瓷”。

(本报记者 王春生)

馆藏 汝瓷里的鹰城

缓缓流淌的湛河

◇赵黎

在鹰城，蜿蜒流淌着一条美丽的河流——湛河。它宛如一条灵动的绸带，轻盈地穿过城市的心脏，为这片土地带来无尽的活力与魅力。

清晨，阳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如梦如幻。微风轻轻拂过，河面泛起层层纹波，仿佛是大自在轻声诉说她的秘密。河边，嫩绿的杨柳随风飘舞，像是在与微风嬉戏。鸟儿欢快地歌唱着，它们灵动的歌声与河水的潺潺声交织在一起，奏响美妙的晨曲。

沿着湛河漫步，只见岸边的草坪上，晶莹的露珠在草叶上闪烁着光芒，宛如一颗颗细碎的钻石。早起锻炼的人们，有的在慢跑，有的在打太极拳，还有的在做健身操。他们的身影在晨曦中显得格外矫健，充满了活力。

湛河的水，清澈而深邃。站在河边，你能看到河底的沙石和游动的鱼儿。在一些河段，河水形成了小小的瀑

布，水花飞溅，发出清脆的声响，给平静的河流增添了一份活泼。

在湛河北岸，一位头发花白的钓友缓缓地将鱼饵挂在鱼钩上，轻轻一甩，鱼线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然后悄然落入水中。之后，他并不着急，只是静静地等待着，仿佛与湛河融为一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渐渐升高，河边的钓友也越来越多。他们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有的相互交流着钓鱼的经验，有的则独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微风拂过，水面泛起层层涟漪。鱼儿似乎也变得活跃起来，不时地咬钩。钓友们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情，紧紧地握住钓竿，小心翼翼地收线。当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儿被拉出水面时，欢快的笑声在湛河上空回荡。

中午时分，阳光炽热。一些钓友暂时离开，到阴凉的地方休息。而一些执着的钓友，则撑起遮阳伞，继续坚守在

河边。他们吃着自带的干粮，喝着保温杯里的茶水，享受着这份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时光。

河岸两侧，绿树成荫，花草繁盛。它们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散发出阵阵芬芳。翠鸟、白头翁和雨燕从两岸的树林中飞出来，轻盈地掠过水面，叽叽喳喳地展开了它们日复一日的空中对歌。蜜蜂、蝴蝶和蜻蜓也开始与时光共舞，翩跹起生命中新的光明。它们有的悄悄与水花约会，有的精灵般飘逸在两岸的芳草繁花中，飞到哪里，哪里便是一片锦绣。

午后，老人坐在湛河两岸的树下，悠闲地扇着扇子，讲述着过去的故事；年轻人三五成群，或聊天，或运动，享受着河风带来的清爽；孩子在一旁嬉戏玩耍，笑声在空气中回荡。抬头望去，湛河的上空湛蓝如宝石，白云悠悠飘荡，瞬间让人想起“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

诗情到碧霄”的诗句来。湛河的诗意，藏在一湾河水中，藏在每一棵树木中，藏在每一片花丛中，藏在每一个行人的笑脸中，等待着有心人去发现，去品味。

傍晚，夕阳的余晖将湛河染成一片橙红色。天边的晚霞绚丽多彩，倒映在河水中。此时，河边的路灯陆续亮起，昏黄的灯光与晚霞相互映衬，营造出一种温馨而又浪漫的氛围。忙碌了一天的上班族纷纷来到河边，散步、聊天。

明月高悬，洒下清冷的光辉，此时的湛河宛如一面银色的镜子。河岸边的各种建筑物灯火辉煌，倒映在水中，形成了一片璀璨的光影。

湛河，它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鹰城人民的精神寄托。它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承载着人们的欢乐与忧愁。它用自己的流淌，诉说着岁月的故事；用自己的美丽，装点着城市的容颜。

遥远清平湾的合欢花

◇孙苗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大概只有秦少游的这句诗，能形容晚雨初歇遇见合欢花时的心情。

园林路，合欢三俩，亭亭如盖。花形细软如羽扇，毛茸茸的蕊丝脉脉抽丹，粉红嫩嫩白浅，红而不艳，粉而不妖。香气极淡，清甜，婉媚。微风袭来，花影参差，一树雅洁素净，一串串，一团团，一簇簇，飘忽如雪，动如流苏。

叶子的造型让我想起了裴波那契数列，沿着茎均匀对称排列，豌豆荚般扁长状，层次感分明，高饱和度的那种绿，翠碧摇曳，明媚得惹人眼，温润得沁人心。

最让人唏嘘的是主干。中间的那棵，虬劲颇长，凌空而立，灰褐色树皮苍老而粗砺，在岁月的侵蚀下，黝黑、皴裂，几乎要剥落掉。错综斑驳的枝条如同蓬头垢发，风吹如雨打，更显得干枯凌乱，唯有满树窸窣的芬芳掩盖着沧桑。

童年时，老宅旁边有半亩方塘，应

该说是孙氏家族的鱼塘，水边站着那么一株合欢。每到夏季，合欢树冠遮天蔽日，葱葱郁郁，洒下一片清凉。花蕊簇结成球，远望如群蝶绕指，近观像一团团粉红的棉花糖，小孩子总喜欢拿它当小扇子，在脸上蹭蹭，痒痒的，细腻又温柔，朦胧又美好。夕阳西下，堂兄弟姐妹三五成群，在水边抓小龙虾、摸田螺，也采莲子、翻菱角，年逾古稀的八奶奶在青石板上浣衣，掉落的合欢花绵绵地铺在水面，如若云霞，壮如锦缎，间或有鲤鱼跃出，美不胜收。所谓，“家住苍烟落照间”，大概就是这个情景吧。

合欢象征吉祥，古人有在宅第园池旁栽种合欢树的习俗，寓意百年好合，家庭美满。嵇康《养生论》云：“合欢鬻忿，萱草忘忧。”古时，朋友之间如发生误会，互赠合欢，意味着消怨和好。

小学时偶然读到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大约是自己太小，没有读懂，

但有一种雾气蒙在心头，说不清。后来看到《合欢树》，才稍微好一点儿。平淡的语调，白描的手法，叙述了先生对母亲压抑、悲痛、愧疚的思念。母亲生前种了一株误以为是“含羞草”的小树苗，而后却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可能，文化不高、走投无路的母亲以为那是上苍的一个暗示，孱弱的合欢显现茂盛长势，也许意味着儿子终将事业有成，意味着家族命运也将触底反弹。合欢的身上烙印着母亲对生活的向往，对生命的期许，对未来的憧憬。可是，“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

后来，养育我的小镇迎来了它的新发展。鱼塘填平，建了一所私立学校，名字还很响，黄冈学校(分校)；老宅拆

迁，建了工业园区。初三那年，奶奶不声不响地走了，没有留下一句遗言；高考那年的正月初一，八奶奶走了，再也没有人给我讲大别山抗日的故事了；母亲出了车祸，那棵合欢彻底从小镇消失了。

那些关于合欢的记忆，隔着灰尘斑驳的岁月，似乎触手可及。合欢哗然盛开的美好景象刻骨铭心，我甚至仿佛能嗅到恍若隔世的气息。人生真的太短太短了，而时间又太快太快。不过，人生却浸润着很多惊奇，有的让人猝不及防，有的让人意乱神迷。过去与现在，记忆与现实，总有某一处，不经意间交会相融，严丝合缝。

如今今晚，我突然想知道：合欢，究竟承载着多少憧憬与梦想，裹挟着多少磨难与艰辛，才会把夏日骄阳似火的炙烤当养料，在一片狼藉中开出静默的花朵。

我的家乡

——来自童年的记忆

◇张建国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它是我的家乡。一条清澈的小河，在山边潺潺流淌。那岸边的槐树林，一簇簇洁白的小花绽放在片片翠色中央，飘荡着缕缕清香。有一个迷人的地方，它是我的家乡。广袤深邃的夜空，宁静神秘撩人遐想；院子中，躺在草席上纳凉的奶奶，手持芭蕉扇，指向万里苍穹一方，引领身边的孙子，辨认北斗的方向。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地方，它是我的家乡。攀高沿枝“打瞎驴”的身影，仿佛还在村头那棵柿树上。皎洁月明地儿、玉米秆下、麦秸垛旁，跳方块、打四角、捉迷藏。有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它是我的家乡。严寒的火炉旁，美丽的传说在这里传扬。村东南小山的名字，历经青龙山、尚书台至讲武台的变迁，沉淀了无数名人轶事，诉说着尘世沧桑。它激励着忠诚、朴实、勤劳的村民，永不停息，奋发自强！

